



# 远去的时光与背影

单金龙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做虾笼作为民间传统手工艺，在当时的家乡商榻十分红火，开门七件事油盐酱醋柴米茶，件件跟生活过日子密切相关，因此故里有边做虾笼边吃茶的习俗，成了当时生活的一种写照。随着生活变迁，眼下做虾笼的人越来越少，甚至很难看得到了，但是一般上了年纪的耄耋老阿婆，再有稍为年长些的妇女都会做。一晃几十年过去，每当我想起曾经贮藏在乡情里的那些琐事，作为民间手工艺虾笼这一角色，忽然感觉也有些非遗的味道，而且有一定的历史。

记得那时候小村旁边，一条条清粼粼的小河里还很生态，平时能看得见鱼儿游弋的身影。再是忙碌的农船从早到晚来往不断，有划着双桨的麦钓船，丝网船，放鸬鹚的小渔船，那竹篙林立、桅杆倒影的情景触景生情。然而那时候我最渴望看到的是，能有一条收购虾笼的小船，一路吆喝慢慢摇进村里，这样奶奶母亲做的虾笼，可以货币交换的方式卖给船上人。

顾名思义，可谓“虾笼”就是渔民专门捕捉河虾用的一种传统工具。《皖政辑要》记载：“虾笼以竹为之，形如蟹笼，而小仅尺余。”如兵家《纪》所云：“虾笼得韦鱼，风水作不止。”当时村里人几乎农闲甚少，一年四季始终扑腾在田野上。乡亲们忙里偷闲利用边角时间腾出身子，比如茶余饭后，除了做虾笼外，也有做蟮笼。每当黎明来临，村庄屋脊上炊烟袅袅。老屋则响着噼啪啦、噼啪啦的劈竹声。一般做虾笼大多是妇女，奶奶便是劈竹解篾的上手，母亲则是下手，做虾笼的一把能手。奶奶通常把一根根完整的竹子劈好后，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另一道工序“解篾片”，在声声啾啾的刀

锋下，形成了一条流水线，这功夫全在于熟能生巧。奶奶把条条散发着清香的篾青、篾黄分得格外清楚。尤其像这样的细活儿特别磨功夫，无论清晨或黄昏，这低声细语的声音，宛如一股潺潺清泉，在我童年的梦乡中流淌。现在回忆起来似乎那般清晰，又感觉那样好奇朦胧。奶奶通常一大早起来烧好稀饭，炖好了喝茶的开水后，接下来便专注于做这些东西。大凡把整条竹子篾片整理好后，一个个地分别圈成圆状挂在墙壁上。接着就是“裹子门”，也就是做虾笼的前身。一个个披头散发似地的“子门儿”，撒满整个客堂的地皮。可想而知，做虾笼何等繁琐，且又分骨轮、大圆什么的；对不熟此谱的旁观者来说，这种半生不熟俗话，说起来像囫圇吞枣，应该说是门外汉了吧。

若逢下雨天，如果不出工的话，手脚勤快的母亲，一天至少能做三十来个。通常以四十个虾笼为“一同”，然而用一根单独粗大的篾竹子捆扎，行内话叫“收虾笼”。母亲和奶奶通常化九牛二虎之力，把四十个虾笼整齐齐捆扎起来，乍看那银灿灿的虾笼棱角分明，如同一朵鲜鲜亮亮的大菊花，飘逸着青青竹子那种丝丝缕缕的清香。母亲说，虾笼做的地道，外观上好看不必说，对内行人来说，卖相也好。当时家乡人做虾笼，大抵跟庭状况有关，真可谓：“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”。清丽潇洒的竹子，不但具形象之美，而且一身是宝。郑板桥有诗云：“冗繁削尽留清瘦，画到生时是熟时。”想来，画家对竹子的形象无比钟爱的。

开门七件事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为了添补家用，纵然做虾笼收获微薄，无疑在往昔起到一定作用。母亲且常常自慰，从小学会了这门手艺，从此起早贪黑，磨破黄昏，

好买些盐油酱醋茶之类的“门头事”。说起淀山湖畔的家乡人，平时还有一大嗜好，喜欢喝“阿婆茶”，似乎很早名声在外。六七十年代当时的家乡，几乎家家都有做虾笼的习惯，就像歌谣里唱的那样：“小村落在湖当中，家家妇女做虾笼”。直到改革开放之后，随着工商业经济的发展，一家家新兴的企业渐渐多了起来，平民百姓走出家庭，农村劳动力开始向集镇企业转移，企业多起来了也有了就业的机会，从此做虾笼这一传统手艺，渐渐从视野中消逝。

做虾笼当时有几种货币交换的形式，一种是给人家加工，商家给你一捆竹子，做虾笼人则回馈一同“虾笼”。做虾笼繁琐不说，利润又薄。即使如此辛苦，谁也不愿做“望凉者”。再是自己去竹材部拔竹子，做的虾笼直产直销，这样买的竹子须得货真价实，商家收购虾笼时特别讲究，要看竹色、质量、做功。做好的好，自然买得起价，否则竹篮子打水一场空，赚不到多少钱。收购虾笼的小商人一般除了专业的渔民，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长者。后来也有少数当地人，看这一行情不错，跃跃欲试做起收购虾笼买卖交易。他们效仿商人，以加工的形式，把竹头拔给村上人，居然做的风声四起。每每听到隐隐约约的吆喝声，村里人知道收购虾笼的人来了，于是迫不及待，从家里搬起虾笼跑出家门，顿时小河边争先恐后站满了人，等待着收购虾笼的商人看货估价。收购虾笼的老伯伯戴上老光眼镜左看右瞧，东摸摸、西捏捏，一副生冷顶真的样子。现在想起来，这情景记忆犹新。

那时候村里人手头还拮据，虽说小孩管不了这些，心里总想着奶奶、母亲的汗水不会白流，希望做的虾笼早些脱手。待母亲卖

掉了虾笼，少不了打碎砂锅问到底，价细卖的怎样？每每看到母亲脸上露出笑容，我才心花怒放，知道母亲做的虾笼大概卖的可以，这样心灵深处稍有安慰。好在母亲手艺地道，做的虾笼一向出众，价细也卖得上等水平。平时收购虾笼的船来了，老伯总会到家里串门坐一回，原因显然是为了虾笼的事，他们也知道母亲做虾笼手艺好，做买卖的人既放心油水也足，故少不了会说上些漂亮话。临走时大伯稍有暗示，说好了要母亲做的虾笼留着下次再卖给他们。每每听到这些恭敬的话语，除了母亲稍有宽心，懂事的孩子也同样感到高兴。卖了虾笼，母亲偶尔会喜滋滋地塞给我几分钱，也就是几只亮晶晶的小角子，虽然才几分钱，在我小时候可是了不起的，当货郎担吹着笛子来了村里，几分钱能在换担上买到山楂片、梨胶糖之类；买的东西不管多少，做哥哥的会分给妹妹一部分。但那年月父母从来不会吝啬把钱给小孩买吃的东西，大人疼小孩总是把爱默默地藏在心里。往事如烟，唏嘘之余，自从奶奶走掉后，母亲好像没做过虾笼，母亲也渐渐变老了。每当我回首这些刻骨铭心的往事，或许是一种朦胧的回忆，一份让人牵挂的情缘。

如今已成了记忆中的乡愁，然而几十年后的家乡，已是沧海桑田，村庄上小楼林立，窗明几净。曾几何时，小河捕鱼捉虾的渔民也转换了角色，几乎也看不到村里做虾笼的影子了。但我似乎没有忘记当初，每当听到小村口摇来了收购虾笼的小船，听到船上人吆喝的声音，看到从田头拔腿回家心急火燎的母亲，两手拎着虾笼远去的背影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，何时不在我心灵深处翻腾！

## 意象的舞蹈

铁舞诗集《号喊》读后

戴仁毅

《号喊》收录了铁舞365首短小精悍的诗歌，读来欲罢不能。

这些年来诗歌生产过剩，一方面是口水诗泛滥成灾，一面是好诗难觅，这不是读者缺少眼光，而是不少作者以一种思维定势，来罗列他的陈词滥调。那些写诗的人丢失了灵魂，抑或隐藏了心灵深处的真实情感，写出的作品不经过艺术提炼，像纸花一样却要鲜艳花混在一起，能不被人们唾弃吗？

铁舞在这本诗集里不缺意象的舞蹈，读后虽然有点眼花缭乱，但掩卷之后还想拿出来翻翻，从中得到了一种艺术享受，并且从意象中找到了共鸣的快乐。生活是丰富多彩的，但常常不足以抵御一个人内心世界的纵横交错。当我打开《号喊》，走进这些美妙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诗意的境，我的心就会随着意象的舞蹈而跳动。如第11首诗，全诗仅四行：“思维的蛇一直潜伏着在田野的草丛里/游动，并开启一个梦/那份妙悟，醒来时已无法连接。”意象里可见诗人的张力与想象空间。诗人铁舞在表现日常生活上流露的真情实感也不难从作品中发现，第138首诗里，诗人去朋友家里参加一个诗人的聚会，一路上车水马龙，万家灯火，但心里有点寂寞，诗人这样写道：“抬头看见一弯月丫/高高地挂在夜空里/又瘦又孤凉/好像在对我说：/诗人应该是/像我这样冷清的、瘦瘦的/我内心有点惆怅/一踏进这间绿色小屋/只有五六个人/我告诉他们一个很不朦胧的想法/诗人应该是瘦瘦的/那是月亮对我说的。”关于诗人的感慨几乎可以从这几句诗里找到答案。面对生态环境，诗人也并不静穆。第181首，当诗人写到沙尘暴时，他的感慨还是发人深省的，“有一种力量看上去没有力量/当我们说尘土和风没有力量时/——沙尘暴来了。”

一个好的诗人，除了激情、想象力丰富，往往还应当是一个思想家或是哲人。在第341首诗里，诗人对石鼓文的感觉也有其独特的一面：“一篇石鼓文全是缠绕/云也是，雨也是/筒的植入/繁的曲曲/……”最后诗人感叹道：“中国有多少汉字/就会有多少缠绕。”几句简短的诗留下了一大片驰骋的空间，这就是诗歌语言的张力和魅力。

做一个有修养的诗人还应当略通绘画音乐，让绘画里的线条色彩、音乐里的旋律节奏融入诗歌之中，在铁舞的这本诗集里，我们还可以从几首诗中发现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的色彩。第360首诗，作者用了六行诗，就把当前的环境刻画得淋漓尽致：“一条会飞的鱼，照例/只一跃，天空就成了它的湖泊/然而，湖泊的快速退却/却让它变成了一条死鱼/在天空和龟裂的土地之间/人，分享一壶月光。”诗句简约干练，意境有写意的朦胧，却不失生动的形象。

联系当今诗坛，许多作者忽略了诗句的简约而把诗句写得过于冗长，没有了节奏，没有了凝练，没有了押韵，也没有了意象，这还能算诗吗！难怪有人感叹道：“新诗倒退了一百年。”这绝非是危言耸听，当引以为戒。新诗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，涌现了众多优秀的诗人，有过耀眼的一面，就以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为例，他的代表作《再别康桥》，经过时间的考验，至今还有人传诵欣赏，值得思考借鉴。整首诗除了“轻轻的我走了/正如我轻轻的来/我轻轻地招手/作别西天的云彩”已深入人心，还有诸如“但我不能放歌/悄悄是别离的笙箫/夏虫也为我沉默/沉默是今晚的康桥！”诗句婉约明丽，富有节奏，又用物象“笙箫、夏虫”来烘托离别的情绪，其中也具意象的舞蹈。

诗评家谢冕在评价朦胧诗时曾说过：“确认准确的描绘并不等于真实，描绘可见的东西并不说明艺术家的独创；把不可见的东西创造出来往往说明才能。”可见意象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。这句话用在铁舞的一些短诗里，也是适宜的。

## 青浦地名诗两首

海上云

练塘

风，徘徊在上塘下塘之间  
是为了在青藤蔓蔓的指尖  
捕捉曾经青涩的光影

云，比别处飞得更低一些  
是为了在月色朦胧的蝉鸣里  
看清眼前这一片青莲

青菘的纱帐，吹拂不起往日的歌谣  
练塘，已认不得我的模样  
——“太浦河边的阿奴”  
乡音，是我唯一的凭据

\*阿奴：练塘方言中“我”的意思。  
上塘下塘是镇上两条主街。

赵屯

绿袄红缨

在这里，埋伏下草木之兵  
千千万

等东风骤起  
去攻陷北国的味蕾

\*赵屯：赵匡胤屯兵之地(另一说赵构)，现是草莓种植基地

## 佩特拉(外一首)

卢斐斐

红  
斑斓的红  
你用壮丽的色彩  
挥洒交织出  
这动人的明艳

红  
深邃的红  
你用千年的岁月  
融满镂刻出  
这奇诡的山岩

山雾涌起  
这红  
又隐去了她的真身  
幻化出层层迷雾

夜晚  
幽深甬道  
跳动烛火

守护的  
又岂止是那匆匆的朝圣  
更是佩特拉的  
前世今生

## 瓦迪拉姆的落日

在高兀的山岩  
凝望  
看一束光  
拂照这红色的沙漠

在高兀的山岩  
静默  
听阵阵风  
歌咏这梦幻的峡谷

在高兀的山岩  
游戏  
举起相机  
录下这天真的笑容

余晖落尽  
时光啊  
便在这红色的山岩  
记录  
凝固

细细地  
细细地  
融进了  
这沙漠里  
这山风里  
这笑容里

## 七彩鲮鱼惹人爱

张清

鲮鱼又名镜鱼，因其小如铜板也称铜板鱼，又因雄性体侧有一条绚丽发光的纵向彩虹条，故又称七彩鲮鱼。鲤科，中华鲮属，头短口小，体侧扁，呈菱形或卵圆形；分布广，我国南、北方都有；为群游性、杂食型袖珍淡水鱼。生殖期鱼身上会出现婚姻色，极具观赏价值，十分惹人喜爱。

“三个鲮鱼六碗冻”说的是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，沪郊农村农人们活儿累，物质匮乏营养差。好在那时湖水清澈，水生家族繁盛。特别是小群型的鲮鱼，多得物美价廉。寒冬腊月的冬季里，常有渔人来村里串联兜售：“鲜鲜鲮鱼要伐？小的一角五分一斤，大的二角一斤！”在那买肉要肉票，买鱼要鱼票的票据时代，鲜美的鲮鱼深得农民们的喜爱，人们纷纷拿出揉得皱巴巴的毛票，你一斤我一斤的买回家，简单处理后，用萝卜或“雪里蕻”同烧，鲜美无比；或清红烧，宽宽的汤，盛上几大碗，翌日就能得到几碗连汤带底冻的鱼冻，绝对是下饭的佳肴。这，就是三个鲮鱼六碗冻的由来。因鲮鱼细鳞有脂肪，鱼肉营养丰富，所以它抖颤颤的鱼冻十分好吃，是我儿时的最爱。

那么，如此好吃的鲮鱼渔人是如何在冬天捕捉上来的呢？原来渔人是用“打猛秀”的方法专捉鲮鱼的，在流水较缓慢鲮鱼群出没的地方，渔人将整条江用几十上百个“罟仔篓”（一种竹编的口底深、只进勿出的捕鱼工具）锁住，然后在离开锁线较远的地方，站在有活水船头的宽体“二丈五”船上，脚踏“并几”（铺在船上的木板）敲，手持竹篙“攀水”，弄出较大声响，把鲮鱼群赶向“罟仔篓”，然后……

## 狗尾巴草

冬雪

童年时，喜欢在春天乡村的泥道上奔跑。田埂边或者小河边，风会扬起我们的花裙子，阳光照耀灿烂的笑脸，让我们的目光能扫见鼻部处的绒毛，也像狗尾巴草一样。我们在坑坑洼洼的沿河的泥路上玩耍，蹦蹦跳跳地走，我们喜欢狗尾巴草喜欢的地方。它摇曳着大尾巴招呼着我们，我们探出身体，折断一根“狗尾巴”，在空中甩动一下，再甩动一下，“看，它动起来了”，狗尾巴动起来了。

姐姐把它打成结，再拿过我手中的打个结，把两根打了结的狗尾巴草的茎秆相互穿插在结中，来回拉扯。好像在拉一根自制的琴弦，它没有声音，琴音已在我们的胸中，我们和着胸中的琴声跳着，笑着，那阳光般的笑声，银铃般的笑声啊，那时的天空还清澈。狗尾巴玩具是大地赐于我们的礼物，和大自然在一起，我们常常疯得像一群野孩子。

而我们是会长大的，长得高过一株狗尾巴草。然而，我们渐渐远离狗尾巴草生

长的地方。我们住在离天空更近的地方，在繁华的都市里，一根狗尾巴草是绝对是不屑一顾的，一根狗尾巴草是激不起孩子的兴趣的。

在城市，樱花在阳光下开得很盛大，还有紫藤、接下来还会有一大片一大片的月季，紧挨着高墙边的篱笆。人们似乎看不到狗尾巴草，其实，她在着，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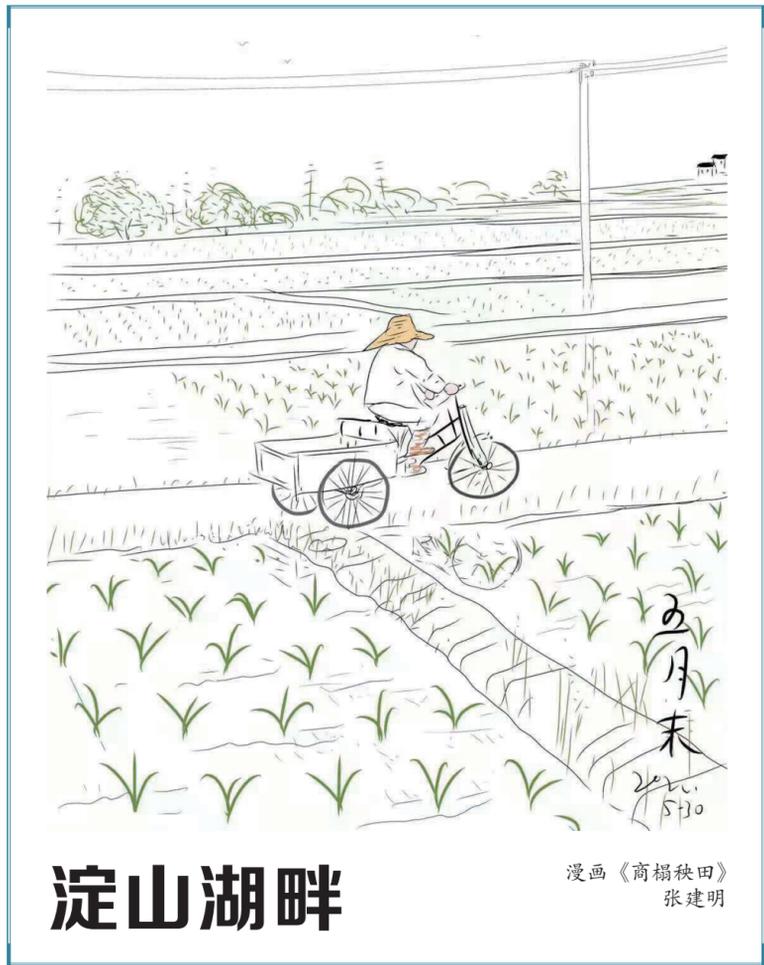
我记得在鲁迅的《野草集 秋夜》中，有一朵开得极其细小的粉红花，在冷的夜气中，瑟缩地做梦，梦见秋的到来，梦见春的到来……

狗尾巴草也开小小的花，也一定有小小的梦的。

巴金的散文中《两个孩子》，我和“英”的爱情，在黑暗的环境里他们相互取暖，却因为十六岁失去双亲的“英”，像一株野草般被伯父伯母掌控在手心，硬生生扼杀了他们的爱情。《木匠老陈》中的老陈，一生以木匠为生计，最后和他的父亲一样，落进了横死的命运圈中。

一些卑微的生命也如一些“贱草”，可每一株小草都自有它的特质，在这个植被丰富的世界，狗尾巴草等小草也有属于它们的一份顽强和执着。

它们是在自己心中点着灯的，是不惧怕风雨和烈日，是不甘寂寞的，被践踏多少次，便会抬头多少次。它们也是植物之王啊，自己的王。



## 淀山湖畔

漫画《商榻秧田》  
张建国